



“五心烦热”并非全属阴虚

五心烦热，是某些疾病常见的证候。一般说来此症大多责之阴虚火旺；但由其他原因引起者，亦不乏其例。笔者在长期临证中，曾治过不少湿热内蕴引起的五心烦热，有蕴郁肾经的、有困阻脾胃的、有留恋气分的，现录不久前治愈肝胆湿热引起之五心烦热一例于下，以说明“五心烦热”并非全属阴虚，供广大读者进一步验证之参考。

周××，女，46岁，某医院职工，1982年5月12日初诊。患者曾于1978年手术取出“胆囊结石”，右胁下时感胀闷隐痛，近月来，胁肋胀痛加剧，伴有脘痞泛恶，口苦纳呆，喜冷不欲饮，两手足心发烫，心胸烦热，急躁易怒，面部时觉烘热，心悸阵作，尿黄。曾用清泄肝火、疏利肝胆之剂而无效。舌胖大、色红(边尖尤甚)、苔浊腻微黄，脉弦滑而数。诊为湿热蕴于肝胆，以宣气化湿、清泄肝胆为治，方选蒿芩清胆汤合三仁汤出入。处方：青蒿12克，黄芩10克，枳实12克，姜半夏10克，竹茹12克，生苡仁30克，白蔻仁6克(后下)，赤茯苓12克，通草10克，金钱草30克，藿香15克(后下)，佩兰15克(后下)，碧玉散10克(包煎)。三剂。5月15日二诊，胁肋胀痛已止，余症均大为减轻，腻苔渐化，予原方续服5剂。5月22日三诊，症情续有好转，原方加减。服五剂后随访，诸恙悉瘳。

本例舌质红而胖大湿润，且复以浊腻黄苔，结合头身困重、脘痞纳呆、口苦泛恶，以及胁肋胀痛、烦热易怒等症，肝胆湿热显而易见。肝胆相表里，中寄相火，肝胆湿遏热郁，相火因而炽盛，上冲则颜面烘热，扰心则心悸心烦。湿为阴邪，阴邪自旺于阴分，故手足心热。再以湿热证而论，它是热蓄湿中，湿寓热内，两者搏结不解，热得湿而愈炽，湿得热而愈横，徒清热则湿不退，徒祛湿则热愈炽，故吴瑭提出“湿热两伤，不可偏治”的治疗原则。此例患者虽未误用滋阴降火药，但先前服清肝泄热之品，月余未效，就是因光看到热而未顾及湿，以致如此。本例以蒿芩清胆汤合三仁汤加减，既具清泄肝胆之效，又有宣气化湿之功，两者兼顾，宜其湿化热退，疗效显著。足见前人

经验之可贵。说明治病要知常达变。决不能固执成见，胶柱鼓瑟，庶可使主方遣药丝丝入扣，恰合病机。

江苏省海门县中医院 石坚如讲述
南京中医学院中医系79级 孙伯青整理

谈古人著书校勘之疏忽大意

古人谓立言传世，可与立德、立功并列，为三不朽。故著书立说，或校勘工作，须极其严肃认真，不能稍有粗疏苟且。然中医典籍浩繁，其中鱼龙混杂，在所难免。即便医学名著，亦有白璧微瑕，疏忽谬误之处，顺手拈来，即有数例。

(一) 赵养葵《医贯》，阐发命门真阴真阳之说，不无可取，然书中疵谬不少。如引述古方，桂枝汤无姜枣；小柴胡汤仅录柴胡、黄芩、甘草三味；白虎汤却增入人参、竹叶，粳米改作糯米等，比比皆是。而论金匱肾气丸则曰：“此方以八味丸为主……又有车前、牛膝二味，最为切当，方见《金匱要略》，故名金匱肾气丸”，将《济生》方误作为《金匱》方。其最无稽者如“消渴论”一节云：“……昔汉武帝病渴，张仲景为处此方，至圣玄关，今有可想，八味丸诚良方也。”难怪徐洄溪贬之曰：“仲景是汉献帝时人，与武帝相去三百余年，明明可考，乃造出此语何耶？赵氏所谈，无往非梦，此则又梦之最不经者！”

(二)《温病条辨》风行海内，至今170年。吴瑭自序，开首即说“立德立功立言，圣贤事也”，明示著此书之郑重。其“凡例”则曰：“是书虽为温病而设，实可羽翼伤寒。”然而，若论精细谨严，吴氏去仲景远矣。试观《伤寒论》桂枝汤增桂之量则曰“桂枝加桂汤”，四逆汤重用干姜则冠以“通脉”二字，仲景处方用药，一丝不苟，法垂千古。吴氏侈言“是书仿仲景《伤寒论》作法”，试观其冠《条辨》诸方之银翘散是如何仿法。银翘散由十味药组成，方中原无元参。如“上焦篇”第4条，银翘散方加减法曰：“……项肿咽痛者加马勃、元参。”“中焦篇”第22条：“阳明温病，下后疹续出者，银翘散去豆豉，加细生地、大青叶、元参、丹皮汤主之。”银翘散中确无元参甚明。然“上焦篇”第16条：“……发疹者，银翘散去豆豉，加细生地、丹皮、大青叶，倍元参主之。”所列方药标明“元参加至一两”，如